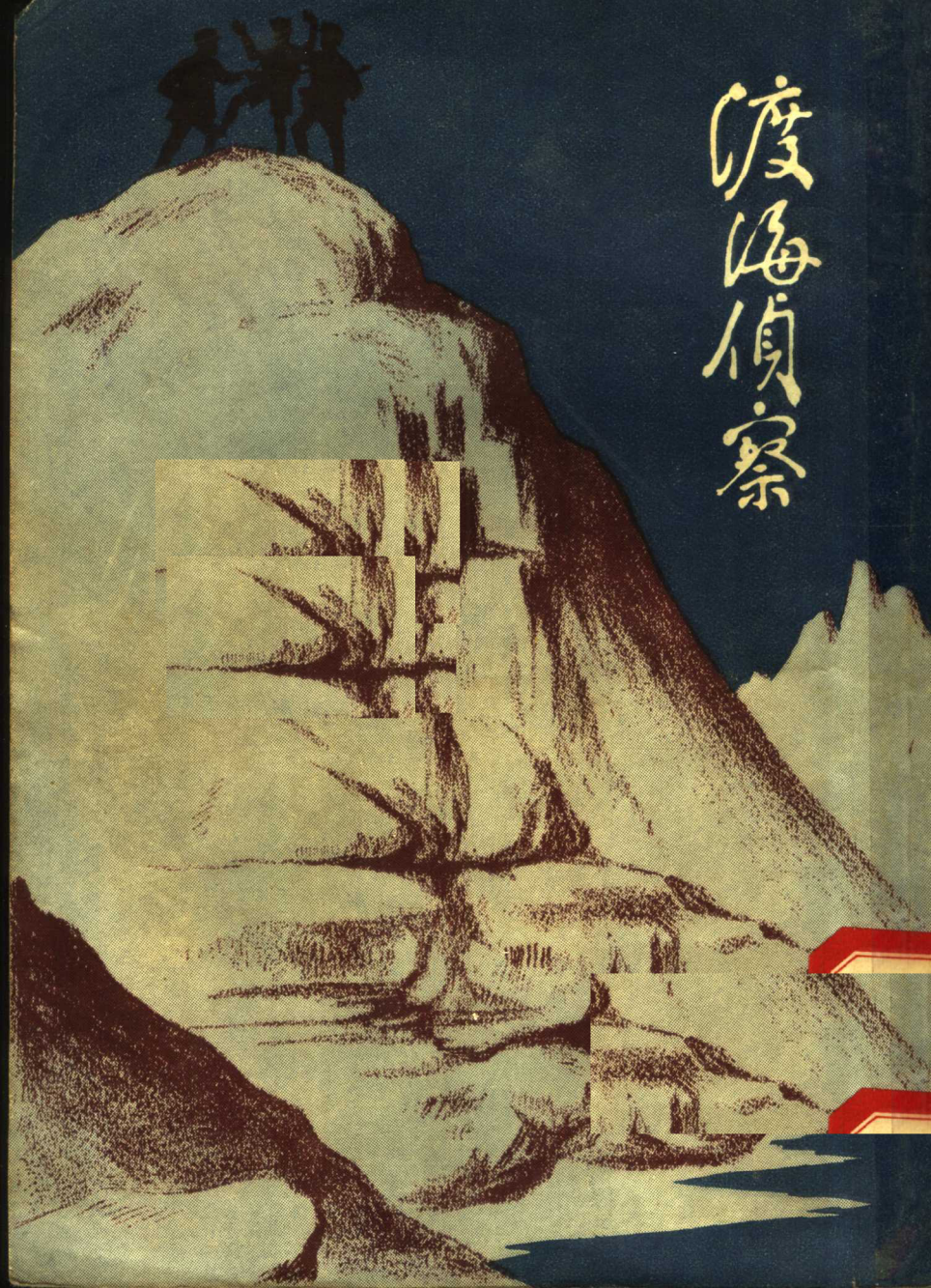


渡海偵察



渡 海 偵 察

艾 軍 作

山 東 人 民 出 版 社

一 九 五 五 年 • 濟 南

太陽隱到大馬山後去了，餘暉把西天染成一片金黃。濃綠的島山漸漸地青淡下去，山坡上，和港灣內平靜的海面上，罩上了一層淡淡的紅暈。

一天來安靜的大馬灣，此刻突然熱鬧起來了，沿着砂岸，弧形的排列着無數隻大小漁船。漁民們上上下下，拖動着勞累的身子，滿含着豐收的喜悅，把身形扁長的銀白色的魚，一筐一籃的往下搬。

不時地又有白帆自口子外漂來，它們是穩重而遲緩的……弧形的行列迅速的增長着……

是勞動者休息的時候了，是漁船在港灣的懷抱裏渡夜的時候了，是女人和孩子們同家人歡聚的時候了，是魚兒們大胆的上行而不必担心網鉤傷害的時候了……。但這時，在口子的某一角，在一座大石砌的背後，却有一隻不大的漁船，正忙着上水上網，還上一些莫名其妙的東西……

這漁船悄悄地划離了砂岸，划到了口子外，船頭指向小馬嶺漁場……

當大馬山的燈塔一閃一閃，指示着夜已經來臨的時候，這漁船扭轉船頭開動了機器，直奔蔣賊軍盤踞的擇南島……

這隻「漁船」上一共有六個人。

一 螢火驚心

島上被抓來當賊兵的江八柱，心裏像揣着兔子一樣，撲撲噔噔地到北山頂去放哨。這晚烏雲遮滿了天，星星出齊沒出齊也不知道。山坡上一片黝黑，分不出高低，十幾步以外的景物就看不清了；只有崎嶇的上山小路微微發白。

「唧唧……小心水鬼！」幾聲短促的哨音跟着一聲淒厲的怪叫，像一盆冷水潑到八柱頭上。江八柱不由地停下來聽一聽動靜，然後兩腿加快了速度。

夜，恐怖的夜啊……

江八柱並不是那種胆小如鼠的人，再者他當兵也不是一年半載了，夜又有什麼值得恐懼的呢？海又有什麼可怕的呢？江八柱從前的職業就是不管晝夜在海上航行。暗夜、

暴風、巨浪經歷過多次了，江八柱從來心不跳、頭不搖。怕鬼嗎？江八柱雖然沒上過學，識字也不多，科學知識懂不了多少，但他不敬神不信鬼。「人活一口氣，人死一堆骨」。江八柱非常相信這兩句話。在村裏，誰家死了人都請他去守屍。

江八柱害怕的是在暗夜裏或大白天，突然出現在擇南島上的解放軍偵察兵！

江八柱本來並不怕解放軍。一九四八年他的家鄉解放以後，他村裏一直駐有解放軍。從幾年的接觸中，八柱摸到了底，知道解放軍是「對敵人如猛虎、對百姓像綿羊」的人。而三年以前，江八柱一直是「金餅子」船上的船工，是地地道道的老百姓，所以他並不怕解放軍。

可是現在呢？……自從一九五二年冬，他和他的「金餅子」被海盜們劫到擇南島，打他從「新生營」（應該說是「集中營」）被「訓練」（應該說是「折磨」）了六個月以後，也就是從他揹上美造槍那天起，解放軍在他的眼裏，就似乎是「猛虎」了！

特別是近幾月解放軍的偵察兵，到擇南和附近的島上來了幾趟，島上接連發生了幾個失蹤、散傳單、貼標語的事件以後，江八柱更加毛骨悚然了！

江八柱近來常這樣想：「如果他們明打明的來，那我就把槍一繳，趕緊說『我是大陸上江家村的江八柱！我是個船工！我是叫他們抓來的！』解放軍同志不要殺我！」那我

就保險沒事，解放軍還會發給我盤纏送我回家；可是這個黑古隆通的夜裏，還沒等的你看見他，他就站在你的身後掐住脖子啦！還等的你說完那麼多的話？一個字還沒迸出來，恐怕就沒了命了……」

「你自己覺着你是老百姓，」江八柱又繼續往下想：「可是你披的是一身美國皮！幹的是蔣家的事，你不把話說明，解放軍見了你，他還會客氣？……這身討厭的美國皮！」

江八柱曾幾次打算脫去這身美國皮，但是都沒脫掉。

第一次是一九五三年過新年的夜裏，他乘着「官長」和老兵們喝醉的時候，偷偷地跑到南海沿把一隻小船推下水，準備跳出這個火坑。可是，「巡邏隊」把他捉住了！他被剝光了衣服凍了一夜，險乎凍死。

第二次是去年春汛時節，有一天夜裏，他偷偷地跑到一個老百姓家裏，央告那家的漁民老大爺給他一身便衣，央告那個老大爺第二天出海把他帶出去……但這一次，他又被「特勤隊」查到了，「特勤隊」把他從中艙裏漁網底下搜出來，把他吊起來抽了一頓皮鞭。結果是：他的胸前背後佈滿了「蚯蚓腫」，那個打算帶他出去的老大爺被投入監獄。

第三次是一個月以前的事。他聽說七班姚向光抱着一塊木板游回大陸去了，這天夜裏他下了決心。他想：「憑我的游水本領，再加上西去的溜……前車有轍……」也是他在北山頂放哨的時候，查哨的走了以後，他偷偷地離開山頂下到山溝，他打算從山溝裏繞到後海沿，然後……剛走到山溝出口處，遇上人了！多虧是同班的老兵胡彪，多少有點交情，不然小命也就保不住了！這次逃跑的結果是：和胡彪的交情更加深厚了，自己每月領的餉，越來越多地進了「胡大哥」的腰包。……

「站住！口令！」

江八柱不知不覺地走近了山頂，這兩聲怪叫把他從雜亂的思緒裏拉回來。他趕忙答上了口令。他四處瞅了一下，「哼？」八柱心想：「這裏到哨棚還有一大段路呢！這傢伙又在這裏放哨了，不怕當官的……」

站頭班的賊兵回去了。江八柱獨自留在山頂上，站在那個用石塊和樹枝搭成的哨棚裏。他不停的望着西北。在西北方——那裏有他盡思夢想的家鄉！可是，現在天和水連在一起了，像是一張黑幕掛在島前，擋着他那渴望的眼光。只有陡壁下靠近砂岸處，海浪閃爍着微弱的亮光。八柱又向島上、向東南方望去：港灣內和碼頭上，星星點點的

燈火和手電筒在一晃一晃的發亮，還不時地從那裏傳來兩三聲尖厲的叫喊和謾罵。

「又逼着老百姓往岸上拖船了！這些狗崽子『特勤隊』！……拖一百米、拖二百米……就算你把漁船都拖上高山頂，也當不了有人往大陸上跑！」江八柱自言自語。

忽然山坡上傳來刷刷的幾響。雖然響聲很輕，但在這謐靜的夜裏，是如此清晰刺耳。江八柱立刻把視線收回來，許多念頭在腦裏亂閃一陣：狗？查哨的？蛇？「特勤隊」？黃狼？刺蝟？老百姓？解放軍？……八柱趴在地上，屏息凝神，打算用聽覺去辨明，到底是什麼東西走動的聲音。

十幾分鐘過去了，山坡上再沒有任何動靜。江八柱的心絛稍微鬆了一下，他暗自想道：「離開這個目標顯明的地方吧！機伶些不吃虧……」他忽然想起站頭班的那傢伙來了：「怪不得他跑出那麼遠去！聰明！我趕快挪挪吧……不行！查哨的還沒來呢！碰巧了又要倒霉……再挨它幾時……」江八柱想到這裏站了起來。

「嘟、嘟……小心小鬼！」（賊軍對解放軍海上偵察兵的稱呼）

這淒厲的叫聲撕裂了沉靜的夜，江八柱募地一縮脖子。接着他意識到是胡彪來了，那刺耳的鬼叫是出自胡彪的破鑼嗓子。江八柱對他一切都熟悉。

「口令……胡大哥嗎？怎麼今晚上你又游動開啦？」八柱問。

「他媽的，『大官』去逛『軍樂園』，小兵不幹誰幹？」胡彪氣忿地說。

「班長又去啦？他媽的。來，天黑路長的，先坐下來歇歇再說！」

「歇歇就歇歇，老子怕他媽誰？排長去會女朋友，班長去嫖窯子，『加強防守、加強防守』，防守他媽那×！」胡彪往地下一坐，把卡賓槍往地下一擱，破鑼嗓子不住的響起來：「兄弟！明天咱哥兒倆也去樂活樂活去！」

「嗯——錢不寬綽……」

「老哥我候着。兄弟！人生一世為個啥？還不是吃、喝、玩、樂抓錢嫖窯子！什麼『三民主義』，什麼『五權憲法』，你大哥跟蔣總統幹了十五年，就知道有個『二巴主義』，從官到兵沒一個不信仰！」

「什麼『二巴主義』？」

「你沒聽說過嗎？咱排長講話：『這是咱們流血奮鬥的目標！』咱倆不客氣地來說吧，這也是你大哥這些年來一貫的行動指南！所謂『二巴』，就是嘴巴要有好吃的，雞——」

「達達達……拍、拍……」沒等胡彪把話說完，南海沿忽然響起一陣槍聲。西山跟着送來迴音。

「怎麼回事？」江八柱一骨碌趴到地上。

「准是又來了『水鬼』啦！」胡彪慢騰騰地站起身來，說：「兄弟！你在這裏要注意，我到那邊走一趟，看看……」

「胡大哥！你——你到那邊找死去？咱倆到近處找個地方隱蔽一下吧！」由於過於恐怖，江八柱說話時帶點顫音。

「哎——兄弟，你怎麼這麼胆小怕死！『槍子不打長眼的，水鬼不抓當兵的』，怕啥？再說也不一定是水鬼。又是鐵絲網，又是鹿砦，又是地雷，又是水雷，又是巡邏艇，又是『特勤隊』……，『水鬼』不會颯旋風，上擇南島來一趟不是那麼容易！」

胡彪說完就去了。

江八柱趕緊離開哨棚隱蔽起來。

南海沿又傳來一陣劇烈的槍聲。

江八柱雙目圓睜，不停地環顧四周。他努力使自己不發出一點點響聲。

過了一會兒，槍聲不響了。八柱忽然看見一點微紅的亮光，出現在山坡上。接着那亮光沿着山坡往上升。八柱心神緊張起來了，他心裏暗自想道：「好大胆的解放軍！叨着烟捲上來了！」

們的小船悄悄地划行着。

李英生班長帶領的「捕蝦」隊，已經距擇南島不遠了，天和水被黑暗融成一片，他「王大爺！隔擇南島還有多麼遠？五百公尺？」李班長輕聲地詢問掌舵的船老大。

「嗯，不止。夜裏顯着近便。」王大爺輕聲地答道。

「我心思頂多還有一百米！」正在搖櫓的新戰士劉占元由於急於要當當打仗抓俘虜的想了已久的滋味，因而大聲地插上一句。

那亮光越上隔八柱越近了。八柱使使勁、慫慫氣、張張嘴，準備喊口令，那亮光隔八柱有二十多步遠的時候，忽然直升上去，並且升得很高，然後在空中劃了一道蛇行線，接着就消逝了。八柱這時雖然省悟過來了，但他那「口令」二字却已經喊出口來。像是要把喉嚨撕裂，像是受驚後的狂叫。

「唔，螢火蟲，他媽的，常見的東西，常見的東西。」他輕聲地自言自語着，並開始感到心臟在胸腔內砰砰亂撞不停。

二 一支「捕蝦」隊

「小點聲！」搖大櫓的老戰士張明武連忙制止他。

劉占元是今年應徵入伍的新戰士，今年十九歲。這小夥子身強體壯，因從小就在海灘上玩水，水性很強，在水裏能立游、爬撲、鑽底，上下翻騰活像魚樣，又大膽機伶。有些新戰士剛入伍，有時在夜間單獨站崗有些胆怯，但劉占元一開始站崗就堅決不要作伴的。這小夥子肯學苦練。五月底打靶時，雖然新戰士的成績都很好，可是他的成績在新戰士中是頭等的。因此，不少新戰士羨慕他，連裏拿他當積極分子，團內把他當成好的典型，幹部們和老同志們都說他有培養前途。

近幾月，連裏每次有人出發執行偵察任務，劉占元就急得像個小戰馬樣，又跳又叫。他不知道消息沒有話說；一知道消息就在課餘時間跑連部。「連長同志！我出來當兵不是為了來白吃人民的飯的！」他總是拿這句話來質問連長，賴在連部裏不走。每次都是逼着連長向他下了命令：「你現在還不行，行的時候保證讓你去！快回去好好練武吧！」他才無奈地回班。

這天他聽說又來了任務，並且是他班李班長帶隊，還有他班的兩個老同志張明武和馬玉興也參加，他更加着急了，他向班長說：「把我也帶上吧，班長同志，我現在行啦！我保證……」

「連長不允許。」班長冷冷地回答他。

「別叫他看見哪！你偷偷地就把我帶走啦，反正今天晚上沒有我的崗，明天早晨又晚了回來上早操，只要你們三個不向連長報告……」

「看你說的多天真！」班長撲哧笑了，接着他又嚴肅起來，道：「就憑這一點也不能讓你，組織紀律性太差！」

「我保證改！我馬上改……」劉占元承認缺點後囉囉嗦嗦又來了一大套。

李班長又耐心地向他解釋了一番，可是這小夥子總不死心，他說：「你說的道理都對，可是你們去不叫我去，我就不通！」最後劉占元落了兩滴淚。

「就憑這一點更不能讓你去！」李班長說：「快別哭鼻子啦！這個事跟我說白搭，跟連長說恐怕他也不讓。這樣吧，我去找高科長給你講一講。咱先把話說到頭裏：他要是讓去呢，你就去；他要是不讓去，那你就死心踏地老老实實地在家裏蹲着，還不准哭鼻子，不准鬧情緒，怎麼樣？這個條件你同意不同意？」

「行，同意……」劉占元破涕為笑了。

李班長到了偵察科高科長那裏把情況一談，高科長笑了，他說：「這個同志火熱的心是有了；但他缺的是冷靜的理智。而這兩點呢，又是每個偵察兵所不可缺少的高貴

品質。」

「冷靜的理智不是在操場和課堂上所能學到的；必須到戰鬥裏和危險中去鍛鍊。」

「說的對。帶上劉占元吧！不過，李英生同志！你要多負責任，不准出問題！」

「是。」……

李班長高高興興地回來了，他給劉占元帶來了最大的高興。「我要出發執行任務了！」劉占元見了誰——不管是一起入伍的老鄉新戰友，或者是幹部和老同志，他就對誰這樣講。他真比娶媳婦都高興，夜裏都夢見抓俘虜了。

「劉占元同志！高科長又決定不讓你去了！」李班長嚴肅地警告他。他連忙給班長下了保證：「不再亂喊、嚴守軍紀。」

現在，在遠離祖國大陸的海洋裏，在駛向戰場的道路上，在敵人的巡防區內，在將要靠近擇南島的時候，劉占元的老毛病又犯了。

「劉占元同志！你自己下的保證哪裏去了？」李班長態度十分嚴肅地低聲說道：「我跟你說的什麼來？你好好地想想！」劉占元聽了班長的話後悔的低下了頭。李班長說到這裏沉思了一下，然後走到後艙口，把睡在裏面的老戰士馬玉興和報話員丁寶桐喊了出來：「同志們都來，咱開個小會。王大爺，你先搖一會兒櫓。」

「好。」王老爺答應一聲接過大櫓，雙臂一推一拐地搖起來。船身隨着他的動作輕輕地擺動着，飛快地向前駛去。

李班長把四個隊員召集到一塊，他輕聲地說道：「同志們！本來我沒有什麼話講，現在呢？也不是動員教育階段而是行動階段。可是有些問題，我感覺不講不行。為了很好地完成上級交給的任務，我必須講。」

李班長嚴肅地說：「紀律是我們革命軍人的生命，它對我們偵察兵來說更加重要。因此，我向同志們提出兩點要求：第一，我要求同志們聽指揮，不准亂行動；第二，我要求同志們作啞巴，不准亂插嘴——這並不是不民主；有意見戰前戰後你們盡量提。如果做不到這兩點，我們這幾個人犧牲流血倒是小事；完不成任務那問題就大了。」

李班長說到這裏停頓了片刻，他抬起頭來望了望擇南島。船已更靠近島了，看來不要多久就要登陸。

「王老爺！你先停一停。哪去的溜？……不用下錨。你把這個島的地勢再介紹一下吧！」

王老爺雖然不是擇南島上的人，但他對擇南島就像農民對自家的土地那樣熟悉。事變前和日偽統治時期，王老爺每年都到擇南島附近來撿海參，對擇南島和它的周圍的情

況，拿王太爺自己的話來說，就是「從水皮、山頂一直熟悉到山根、水底」。只是近年他未曾來，蔣賊軍「你隔牠遠遠地牠還去搶劫你，到牠的大門上來檢海參那還不是拔虎毛」！

「快把這些海賊電羔子剷除了吧！剷除了牠們，漁民的日子會過得更好！」出於這種意願，王太爺積極支援解放軍，主動來給偵察隊當嚮導。

王太爺給偵察兵們介紹情況細緻了再細緻，唯恐自己說漏了或者同志們聽不明白。

「這個擇南島就是一座大山。大山裏邊又分很多小山頭。海裏的山和陸地上的山不大一樣，它沒有圓圖圓圖的。像是被誰用巨斧從中間劈了一下，劈掉了一半。就這樣，這個島上的地勢就是南邊一溜斜坡，幾里地、十幾里地、甚至幾十里地長；北邊呢，很高很直的陡崖下邊就是海。這擇南島靠北沿一溜是五個山頭，最大的一個叫『大狼山』在當中。山頭和山頭中間有山溝。這北海沿岸陡壁水都很深，一溜淨是尖頭的大小石礫。有的地方海水和陡壁中間是一堆堆的蛋蛋石頭。平時無風無浪小船還湊付着能靠（那也得對這一帶挺熟的），稍有風浪，大船小船都得離它遠遠的。……」

「不過同志們不要担心，」李班長接着說道：「王太爺哪裏靠哪裏泊他都有數。另外咱們登陸的時候，要一個人踏着一個人的腳印走，不要掉到海裏，不要去踩那些卵

石——那容易出響聲被敵人發覺。王大爺說的山溝我們不能走，溝裏有水的，敵人設上了水雷，沒有水的，敵人埋上了地雷，我們沒有時間和它們打交道。」接着又說：「丁寶桐同志！馬上準備通話。」

「是。」報話員丁寶桐答應着，立刻就自動報話機按置起來了。

「向偵察科高科長報告：我們偵察隊已經安抵擇南島區，馬上準備登陸。」

「是……大馬山、大馬山，你是合作社主任嗎？我是捕蝦隊、捕蝦隊，我們已經到達五號漁場，馬上準備撒網、馬上準備撒網。……高科長囑咐我們不要大意，再祝我們勝利成功！」

「是，一定完成任務！王大爺！往上靠吧。同志們！做好戰鬥準備！」

班長的命令下達後，劉占元的心裏立時像個發動機一樣，撲通通地猛跳起來了。他那微有顫抖的手不住地一再緊着本已緊好的鞋帶、腰帶，他非常興奮而緊張。

「你害怕嗎？」你要這樣問他，他會立時翻了臉。

當他小時，他和他父母兄妹，親受着日、偽、蔣的迫害、侮辱時，他的幼小的心，早就恨透了這些雜種，夢想着自己能變成個大力士，拿把大刀，把這些害蟲都剝成肉漿！